

有哪些写女主是丫鬟的古言？

那个痛哭流涕的绝色女子，才是镇北将军真正该娶的人，蒋家大小姐。

而我，是她的贴身丫鬟。

1

我看着在我面前痛哭流涕的绝色女子。

绝色的意思，就是即使她哭得涕泪满面，仍然让人惊艳，看着赏心悦目。

我的公婆、我的爹娘、我的丈夫，仿佛都被她哭断了肝肠，错愕地看看她，再看看我，谁都说不出来话。

我当然知道他们错愕什么。眼前这个绝色女子，和我长得一模一样。只是我性子冷些，大概没有她那般柔软，招人怜爱。

我坐在厅中未动，抬头看我丈夫，朝廷新封的镇北将军：「将军，你娶的到底是蒋家的小姐，还是你的妻子？」

我丈夫看看我，再看看地上站立的那个与我一般长相的女子，铁青着脸，沉默不语。

我等了一会儿，他只是将我俩瞄来瞄去，不说话。我低头笑笑，到底不是本主，鸠占鹊巢，占得住一时，占不住一世。

我向那女子伸手：「药水给我吧，咱俩也该换过来了。」

女子停止抽泣，看了我一眼，低头轻移莲步，走上前将药水递给我。

我打开瓷瓶，鲜红的药水如血。我将它倒于手上，搓一搓，双手敷面。

很快，我听见厅里的众人皆小声惊呼。我知道，药水生效，我的面具掉了。

我命身后丫鬟取铜镜来，低头一照：我不再闭月羞花，镜里的面貌清淡无味。

五年后，我还是被打回原形——一个丫鬟。

站在地上的女子，才是镇北将军真正该娶的人，蒋家大小姐。

而我，是她的贴身丫鬟。

2

当年我被带到她身边时，我们都只有十二岁。她是娇滴滴的大家闺秀，我是逃难在外的孤女，我们相比天上地下。

我到她身边时，蒋家正妻失宠，她和她母亲正被庶母和庶妹压制得头都抬不起来。

概因镇北将军府到蒋家订亲求娶。蒋家只有嫡庶两女，镇北将军有权有势，他的公子娶了蒋家哪个女儿，哪个女儿的母亲便在蒋家说一不二。

我这小姐虽嫡女，母亲却懦弱，又不如庶母受宠，被步步打击，若在皇室怕是此刻早入了冷宫。

我是她的丫鬟，自然与她休戚相关。再者，我看她被欺负，整日委委屈屈、战战兢兢的样子，不知为何便心疼起来。

我教她如何在她爹面前表现得聪明伶俐、善良友爱。教她如何不着痕迹地为她母亲说话。我还教她，怎样树起防心，躲过她庶母、庶妹的明枪暗箭。

她本聪明，我教她的她颇能举一反三。不出一年，她不但被宠如明珠，还能与我筹划着，反过来将她庶母一军。

我颇欣慰，小姐在府里立起来了，丫鬟的日子便好过了。

她有时会问我，怎么能明白那么多人心阴暗，教她那么多诡道法子，把见过世面的蒋老爷都蒙哄过去。

我笑言，我是从哪里来的，逃难来的。她在府中金尊玉贵地长大，而我自小，不看透炎凉冷暖恐怕活下去都难。

我与她一同在府中明争暗斗，情谊自然不比寻常。

她庶母已经被我们一个在明一个在暗，给按得死死的，无法兴风作浪。

我们几乎没吃过亏。毕竟她庶母只是图些府中大权，和我这种不用心便得死的人没法比心机。

我最后一次出手，是她庶母想诱我投靠她，拿些银钱引我动心。

我自然不从。我将来规划的是跟着小姐进将军府，哪里是这些蝇头小利可诱。

可她庶母好歹在府中还能说上话，见我不从她恼羞成怒，趁小姐不在，拿个由头命人乱棍打我。

我当时心里便是一凉，只怕今日命丧。谁知我被打得皮开肉绽，眼看上去不来气时，小姐回来了。

我仍记得，她情急下连喝住下人的工夫都没有，合身扑在我身上，将我护在下面。

下人一惊，手一偏，棍子打到她头上，鲜血直流，差一寸便到脸上。

大户人家的小姐被下人打到差点破相，还是庶母指使，传出去简直笑话。

蒋老爷闻听大怒，再加上小姐的梨花带雨，我的话里藏刀。她庶母本就有失宠迹象，这下真的全盘皆输。

我的小姐订到镇北将军府，这件事稳如磐石。

3

我躺在下人房榻上，将养我满是伤痕的身体。小姐哭肿眼睛，端着亲手熬的汤药来，亲自喂我，推托不得。

我看着她为我流泪担忧，当下心里一热。能扑上来替我挡棍子的人，当真不多。

我握住她的手，心里暗自说，不管她扑上来时是为了救我还是施展苦肉计扳倒庶母，我从今日起，只真心待她。

我还在暗想，她已经开口，她说不管我帮她是真心还是为了跟她嫁到镇北将军府，摆脱丫鬟身份做个侍妾。今日我没有叛她为她挨打，她今后

只真心对我。

那一日不管何时想起，我都会微笑。打我出生，这么暖和的时候不多。

扳倒庶母，即将嫁到镇北将军府，这两件大喜事同时发生，她顿时轻快了许多。

府里没了对头，没人等着害她，她借个个时节赏花踏青拜月游湖，不再像从前拘在府中不敢出门。

蒋老爷心疼她差点破相，也不过分拘她。

全府只有我劝她，快嫁人了，不能总是任性出门。

可她之前被压得着实喘不上气来，一旦放松了，不是那么容易被拘得住的。

见我劝得多了，她索性出门不再带我。

我一个丫鬟，即便和小姐再亲密，毕竟尊卑有别，也只能闭嘴不说。所幸婚期快到，再由她玩几天也就该收心嫁人了。

不出两月，婚期快到。我忙着替她准备嫁人琐碎，无暇顾她，只知她日渐沉默消瘦，却也实在没空留心。

我就疏忽了两个月，她便出事了，还是在嫁人前一天。

4

那天我为她清点嫁妆，准备出嫁，忙至深夜。她只沉默看我忙碌，抿嘴并不说话。

我觉得异样，去问她，她死死盯着我，支开众人，眼睛通红。良久，突然开口说了句晴天霹雳，她不嫁了。

我晃了晃身子，险些跌倒。想想她之前情形，心里一直怀疑又不敢说的事浮出来：「你心里有人了？」

她点了点头，不等我问便交代，那人是个读书人，他们在外偶遇，几个月间便许了终身，约定生死相依。

我问她，眼看要嫁人了，便是心里有人又能怎样。

她下面说出的话更让我如耳边炸雷：「你替我出嫁！」

她脸色潮红，带着孤注一掷生死不理的决绝，对我快速说出计划。

书生祖上是江湖人，有世间传说已久的人皮面具。

她要我们互换，说她带我出门的时候，书生早已将我面貌画下。如今面具造好，我们只要戴上，便变换了相貌。

我替她出嫁，她夜奔去找书生。

我扶额，深觉我这小姐陷入情中，神智全都不在。

我苦劝她，奔者为妾，她这么一跑，无媒无聘，将来嫁人连婚书都不好写。

她不怕，两情相悦要什么婚书。

我又说，她花容月貌，从此隐于面具，想摘时她也不得摘，万一被人认出来一世尽毁。

她轻笑，说书生爱的是她的人。

我实在无法，便说人皮面具若不牢靠掉了，我们全都要倒霉。

她拿出两张薄如蝉翼的面皮来，告诉我人皮面具没有书生家祖传的药
水，至死不掉。

只是我仍不愿意。

她突然冲我跪下，泪如雨下求我成全。

她说：「将军府的荣华富贵我都给你，你用心为我筹谋，不也是为了不
做丫鬟，跟我到将军府做屋里人吗？现在你不用做屋里人，我直接将正
妻之位让与你！」

我深深看她。她头上为我挡棍，少了块头发，如今才长出稀稀拉拉一
缕。

我闭眼，咬牙说：「我帮你。」

她大喜，我接着一字一句：「我为的是你救我的情义。要不然，我也是
有傲气的，我宁愿身为丫鬟进将军府打根基，也不愿顶着你的名义做什么
正妻。」

5

那夜我与小姐对坐流泪，直至天明。

天亮之后，她提包袱与书生私奔去，我坐花轿进将军府做主母。

拜堂洞房，皆是我替。我变成蒋家大小姐，镇北将军府少主母。她变成
偷了金银细软奔逃的丫鬟。

将军府人丁简单，就我丈夫这一根独苗。

只是这独苗却是个纨绔子弟，成日听曲看戏，架鸟玩鹰，气得我公公吹胡子瞪眼。

听说太子未废时，还曾青眼于他，属意他做女婿。

只是此事刚订没多久，太子被废，他的独生女病死。

现在看来，幸亏此事未成，否则太子的女婿是个纨绔子，传出去丢了太子面皮还连累将军府。

如今我既嫁了他，便不会叫他这么浪荡下去。

看准他吃软不吃硬，我便先日日投其所好，学他爱唱的曲爱听的戏。只是学得不成章法，唱出来连院子里那只鹁哥都不如。

我喂他养的鸟逗他训的鹰，什么好给它们吃什么，不出数月将那几只扁毛喂得圆润如猪。

他见府里终于有人与他同好，跟他一起不务正业，倒也看我新奇起来。

只是我五音不全，唱戏唱得他头疼脑热，实在睡不着便起来指点我一二。我学得认真，悟得快，他也教得渐渐勤快，每日天不亮便拉我起来吊嗓。

我将他的鹰养肥，他气得火冒三丈，责令我日日遛鹰，给他遛瘦为止。他怕我伤着他的鹰，亦步亦趋在我后面跟着。

一来二去，我与他日渐亲密，慢慢变得无话不谈。

我又会做美食、会讲故事，他便越来越喜欢围着我转，出去得都少了。喜得镇北将军夫妇直夸讨了个好儿媳。

每日我都讲故事给他听。从我逃难的见闻，到民间流传的皇家秘辛，变着法给他讲得有趣些。

他说我比说书人讲得好，都不用到茶馆去听书。

有一日我兴起，给他讲了个他祖辈的故事。

镇北将军是世袭的，因为他有个好曾祖，少年时平民乱、打地痞保一方平安，壮年时参军打蛮夷，屡立战功救下无数百姓。民间传说中，他是神一般的英雄人物。

我丈夫虽知道自己曾祖战功显赫，却着实没听过民间传说。我公公谨慎，不敢讲祖辈英雄，怕我丈夫从小桀骜，知道了更是骄纵。

我如今一件一件地讲给他听。

他初时听得兴致勃勃，后来越听越沉默，只是眼睛精亮起来。

打从我讲完老镇北将军的种种事迹，我丈夫走路都挺直腰板，呼呼带风。

他从小习武，文韬武略均有名家教授。只是他玩心太重，不甚用功。

如今重新捡起再学，他颇聪明，下了死力气，晨起舞剑，挑灯夜读，再不在外间流连。不出一年，他的师傅们都说他如今在同辈中已经佼佼。

我逃难路上，多听民间传说，当今朝中乱象重重。

太子被废，夺嫡者甚多。

我将路上听到的传闻都说与他听。他家中太平，乡土安宁，不像我一路逃难过来，听闻见识都多。

他细细听我说民间传言，眉头皱得死紧。我穿插着再讲讲历朝来保国卫家的义士风骨，说得他深夜仍端坐书房思虑，与公公探讨朝中形势。

公公恨不得到祠堂给祖宗上香，谢祖宗保佑他这棵独苗终于懂事。

思索几日后他对我说，朝中如此下去，必有大乱。身为男儿当有一番作为，拨乱反正才不枉曾祖打下的名声。

很快，我丈夫的话应验。

6

朝中四皇子联合北疆蛮夷起事，据说四皇子登基之日便有十六州送与蛮夷。

当下皇帝偷偷离京躲避，一时烽火连绵，战事频起。

镇北将军守疆御敌义不容辞，我丈夫跟着公公入了军中。从传令兵做起，再到先锋官，从小小战功到斩获蛮夷首领数十个，我丈夫同他曾祖一样，成为民间传说中的英雄。

这些事我丈夫写给我的信里一概不提。他只同我讲，想念我给他讲故事的时光。时不时在战地中拈一朵花，拣几块漂亮石子，差下人从两军阵地为我送回。

我婆婆年老，由我在家打理将军府一概事务，将府里理得清清楚楚。

我既为将军府少主母，当尽力为他免去一切后顾之忧，由他安心立功去。

闲暇时看看他送回来的干花，把玩他为我拣的石子，却也不由低头笑笑。我这个丈夫，傻得可爱。

我丈夫最后一战带兵打败蛮夷，少年成名在此一役。可毕竟大军都在边境，鞭长莫及，四皇子早于京城控了局势登了基。

四皇子派人传话，前事一笔勾销，只要效忠，镇北将军府仍是世袭罔替。

我公公和一千军中将领见事已如此，也只能暗叹一声接受提议，跟四皇子缓和和气。

我丈夫却不愿意。他回来后总是叫我一遍遍给他讲故事，讲他曾祖、讲民间传说的忠臣义士。

我眼见他神情阴郁，每日闷闷不乐。我虽想和他朝朝暮暮，可我更愿意我丈夫身为男儿，在这世上风发意气。

我便劝说我丈夫，给公婆找个容身之地，我自尽力伺候尽孝。而他，自去干他的事。今后是生是死，都由心去。家里我自能料理清楚。

我丈夫想了一夜，终是在清早不告而别。带着他在战场上培养的心腹，往京城去讨伐四皇子，勤王护驾去。

这件事本是找死，谁知我丈夫数次九死一生，竟也真的做成。我丈夫拥立废太子登基，四皇子被我丈夫带兵围住，贬为庶人。

我公公上表请辞，称年纪老迈需将养身体，乞皇帝将镇北将军之位与我丈夫。

皇帝答允，亲自为我丈夫加封，而我夫贵妻荣，成为真正的将军夫人。

就在这时候，我这小姐哭哭啼啼回来了。

7

她一口咬定当初她被下药，醒来不知为何变成了我的模样，被弃山野，几乎性命不保。

后遇高人，认出她被戴了人皮面具，为她调理几年，还给了她去掉面具的药水，叫她回来找我。

她的话本没人相信，奈何她头顶有替我挡那一棍留下的疤。更有她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亲自洗去面具大变活人。

我一直坐着没说话，看她玩耍。她眼神闪闪烁烁不敢看我，只是不断低头，在我眼前露出她头上那块头发稀少的疤。

我看看她的手，粗糙黝黑。看来那书生没让她过什么好日子。

奔者为妾，能让她不顾名节私奔的男人，在山穷水尽时不卖了她都算不错了。

只是这苦日子倒是把她打磨狠心了。她回来，我却如何自处？

我回头，看着我丈夫。

这几年他越发俊朗了，不再白净，身上却带着铁血的味道，不怒自威。

这样的男人，谁能愿意拱手让人。

我问他：「你娶的是蒋家大小姐，还是你的妻子？」

其实我也早已不愿以蒋家小姐的面目示人了。

调教丈夫的是我，伺候公婆的是我，将军夫人，是我。

与我丈夫情投意合的，也是我。不是什么蒋家大小姐。

我等着我丈夫回答，终究还是有些忐忑，手心不由渗出冷汗。

一个是大户人家小姐，一个是与他结发的丫鬟。旁人怎说我一概不管，我只看他怎说。

我丈夫却始终沉默。沉默到我觉得胸腔从温热到冰凉，他仍未张口说话。

我笑了。罢了，人心冷暖，从小不就看透，还期望自己身上能发生奇迹？

我伸手，从我那小姐手中拿过药水，将面具卸掉。本来面目露出来，相貌平凡，别说倾城，倾个村都难。

也难怪我丈夫不愿开口，一个真绝色千金小姐，一个假美人还是个丫鬟，便是给我，我也知道怎么选。

8

我离开将军府，到他们给我的一个小庄子上过活。

将军府未追究我冒充之罪，仍给我大笔银钱，配了丫鬟仆役。

我每日直到日上三竿才起床，逗狗喂猫，养鸟架鹰，招人来唱戏唱曲，竟过起了我丈夫未成婚时的日子。

也不知他现在做什么，大约打算另娶了吧。

便是我一向冷心冷情，思及此事也不由难过。

我还有一肚子故事没讲，最好听的故事他还没听到呢。

我叹了一口气，蹲下摸摸院里的一只猫，也不知怎的，眼泪便一滴一滴掉落在猫头之上。

猫嘶叫了一声跑走，我蹲在原地，眼泪纷纷落下，难以止住。

有双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。没等我抬头往上看，那人蹲下来，大手抚上我脸颊，将我眼泪擦掉：「我从未见你哭过。」

我抬头，是我那从前的丈夫。

透过泪眼望去，他咧嘴笑：「我来接你回去。」

我惊疑不定，莫非是他要出征，需要我去稳住府里？还是我那小姐与书生的旧事被发现了？还是公婆病了？

我还没想完，他又笑了：「别瞎想了，家里什么事都没有。你骗了我几年，宁愿顶着一张面具，也不愿拿真面目跟我过日子。我也得报复你一次，冷一冷你，让你也难受难受。」

我抬头看他，太过惊喜连声音都颤了：「你不另娶？」

他伸手捏住我的脸颊：「我为什么要另娶？我还没听够你讲故事呢。」顿了顿，又补上一句，「一辈子也听不够。」

我流着眼泪大笑，扑上去抱住他，给他讲了个时新的故事。

当年废太子时，为斩草除根，四皇子命人将废太子独生子杀掉。

废太子为保儿子，只得将与他极像的同胞姐姐打扮成男孩，命人抱出去逃难引人注意。将真正的独生子扮成女儿样，假称病死，藏了起来。

一路上护送人等被追杀殆尽，废太子的女儿为了自保，混入大户人家做丫鬟，还稀里糊涂嫁了当初就差点嫁了的人。

她的丈夫还南征北战平定天下，拥立了自己父亲为皇帝。

如今废太子成为新皇帝，她却仍戴着人皮面具，不愿回到公主身份，只想与丈夫岁月静好。

谁知又出了鸠占鹊巢这一档子事。

我丈夫听得目瞪口呆，半日才说：「你是故意混入蒋家，故意将我调教成现在这样，为你父亲打天下的？」

我看着他，心里又忐忑起来，低声说：「是或不是，你待怎样？」

他使劲捏我脸颊，恨声说：「我如今已离不开你，我还能怎样！」

我望着他，日头正好，春光满院。

他笑得露出一口白牙，仿佛我第一次见他时那个愣头青小子。

远处传来疾驰的马蹄声，我丈夫警惕回头，我笑着制止了他：「那是接我回宫的人到了，准备接驾吧，我的驸马。」

该盐选专栏共 32 章，7% 未读

继续阅读



盐选专栏

帝宠：深宫的爱，妃子的恨

深夜情感研究所 等

共 32 节

会员专享 ~~¥19.90~~

编辑于 2020-11-26

本文由 Circle 阅读模式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